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九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

卻說宋江在黃河渡口被市人辱罵，呂方、郭盛、時遷、張魁四人皆大怒，一齊上前廝並，吳用忙招手叫住道：「我們渡河回家要緊，休要在這裡生是惹非了。」眾人只得依了吳用，渡過黃河，由定陶轉回曹州。林冲等頭領會著，喜出望外道：「兄長們游向何處，弟等在曹南山四路尋覓，杳無蹤跡，真憂得苦也。」宋江將遇荀冠仙事一一說了，眾人無不驚異。宋江因此斷了渡黃河取寧陵之念，並曹南山屯兵之議，亦不敢舉行。不日董平、鮑旭、焦挺領本部人馬都到。宋江命林冲將兵符交付董平，一面修築北門，收管錢糧，整頓人馬，備禦官兵。林冲領劉唐、杜遷並原來人馬，回濮州去了。時遷仍歸兗州。宋江、吳用領呂方、郭盛、戴宗、凌振、戴全、張魁一千人馬，大隊回歸山寨，正出北門，只見一騎報馬飛到，乃是清真山馬元的差人，呈上雞毛文書一角。宋江、吳用一齊大驚，忙拆開看時，知是雲天彪大興馬步全軍，並會合歸化、裡仁、正一三莊回民，攻打清真山，□分危急，速求救援。宋江大怒道：「關勝、索超兩兄弟被害，俺正要興師報仇，他卻先來撩撥我們，便活擒這廝們來祭旗。那班賊回子也要出頭與俺作對，就一並掃除了他。」便與吳用重進曹城，商議興兵救清真山之事。吳用道：「清真之役固然矣，但高俅那廝必定就到此間生事，雖董平兄弟對付得他，總費手腳……」說到此際，戴宗立起身道：「何不寫封書去托那蔡京，教他在官家前阻擋師期，小弟星夜前去。」宋江道：「緩兵之計也可使得。」便修書一封，交與戴宗，飛速往東京去了。

這裡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凌振、戴全、張魁七位頭領，仍領本部二千人馬，出北門向東進發。一面遣凌振回山寨，告知盧俊義，添兵助戰。盧俊義便點楊志、李逵、徐寧、史進、陳達、龔旺、穆春、薛永、張順、阮小七，帶領水陸兵馬共一萬二千。正欲啟行，只見郝思文上前道：「此次宋大哥攻伐青州，為弟之故主報仇，小弟亦願同去。」宣贊臂傷已愈，也踴躍願往。盧俊義便命二人帶一千人馬，隨同楊志等，沿途迎會宋江。大眾同由汶河進發，無分晝夜。

一日，到了秦封山下，為時已及三更，順風朗月，揚帆直進。吳用對宋江道：「前去不遠，已是汶河埠頭，青州地界。雲天彪那廝致我至此，沿途必然設伏，須逐路探聽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外面墓地一片喧嚷，前後百餘號兵船，號叫之聲，驚天動地。宋江急問何事，左右飛報：「不知怎的，前後軍船無端沉失三四□號，現在逐只還在那裡沉下去，主帥速請上岸，須防坐船有失。」吳用忙叫道：「張順、阮小七何在？速赴船底查看！」言未了，只見張順、阮小七率領水軍，早由河中跳起，捉得□餘人，在岸上捆縛。

原來張順、阮小七沿路照應，當沉船之際，不待命下，早已一齊趕赴水中查閱。見有一班人分頭跟著船底，用鐵錐鑿洞，且行且鑿。當即拿住，送入宋江大船。吳用當查沉船數目，共沉失兵船□三號，兵丁被沉下水者，均各搶救上岸，幸無死亡。宋江將這班挖船底的人一一看到，問道：「你們何路賊人？擅敢撓亂大軍。除你們□二人之外，有無餘黨？你等是何名姓？從實說來！若有虛言，光刀立斬。」內中一人，面如圓鏡，色若黃沙，赤條條雪白身體，肚大腿小，厲聲叫道：「我沂州蒙陰人也，為商數□載。我主人姓召名忻，家財有恒河沙數，廣廈千間，良田萬頃，行商坐賈，生業繁多。上年差人運貨至濮州現城一帶，路經鄆城北鄉，被你們這班狗強盜搶掠一空。我主人恨極了你們，不慚盤川，叫我等分頭專尋你梁山的事，不分水岸，遇便下手。那怕你吃了我去，還叫你受些古怪。你問我名姓，我姓申，小名勃兒是也。」宋江大怒，叫把□二人推出岸旁，一齊斬首。宋江又道：「不料蒙陰人如此可惡，今救清真山要緊，只好緩圖。」便傳沂水軍補好沉船，加緊防護，依舊進發。只見李逵大嚷道：「何不就殺到蒙陰，砍翻了那班鳥男女，出口鳥氣！」宋江喝道：「你又來胡亂了！軍務大事，不許亂說。」眾人扯李逵下去。

次日黎明，到了汶河埠頭，大眾上岸。吳用傳令教探子分頭探看，有無伏兵。行不數□里，只見清真山有人報來道：「雲天彪無故全軍撤退，並歸化三莊鄉兵，亦盡行退去，不留一人一騎。現在馬頭領四路探看，並無一個伏兵，不解其故，請令定奪。」吳用叫苦道：「雲天彪如此牽制，我軍為其所困矣。」宋江忙問其故，吳用道：「此事顯而易見。他分明以攻打清真為名，逼我不得不來。我等銳師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他卻將軍馬退去，使我進無可圖。我若退歸，他又必攻清真山夾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們偏不退兵，直攻青州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毒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今我拚將清真山送與他，我等全師還歸，安然無事，倒是上策。」宋江道：「是何言欽！我梁山替天行道，忠義為心，今日豈可見難而逃，有乖大義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如不願退，只得進兵。但此刻萬無直攻青州之理，須防歸化三莊前後夾攻，腹背受敵。且著人去探看三莊如何情形，再定計策。這裡兵馬且赴清真山住紮。」

且說那歸化莊與裡仁莊、正一莊毗連，地名通叫做正一村。一村三莊，都是回部，各有精壯鄉勇一萬五千多名。歸化莊都團練便是哈蘭生；裡仁莊都團練哈芸生，乃是哈蘭生的同胞兄弟；正一莊都團練沙志仁、晁以信。這三莊卻都歸哈蘭生節制。那哈蘭生祖上自唐時由西域徙居此地，世代巨富。蘭生時，滿房蘭花香，因此取名為蘭生。幼時便有些膂力。□二歲時曾到二龍山下真武院內玩耍，不覺在靈宮殿內睡熟，夢見靈宮將一隻玉蟹賜他，卻被同伴小兒搖撼喚醒。蘭生只吃得玉蟹右蟹，所以至今右臂氣力獨大，使一柄獨足銅人，重七□五斤，右手運動如飛，左手卻使不得。邇來梁山侵擾山東，四方無業居民乘勢聚眾，依山傍險，打劫村莊。這正一村山中，也有一伙強徒出沒，那歸化三莊時被擾害。幸賴哈蘭生首倡義舉，會合三莊團練鄉勇，同心剿賊，斬殺無數，那強盜方始不敢正窺。

說到此際，又須將蘭生團練鄉勇之法，實敘一番。卻因篇幅狹窄，只好將那要緊的事敘說一件。這件事卻在陳希真東京避難之前。是年春，青州大饑，道饑相望，菜色流離。正一村在青州西偏，大小煙戶，雖然繁庶，卻是土瘠民貧，庶而不富，所以這番饑饉，正一村受災最重。哈蘭生倡首捐賑，散給貧民。那正一村的人，忽聽得本村四路有哈蘭生的招帖，上寫著：「本村鄉民速赴禮拜寺，注明戶口，本堂定日散給糧米。」眾人都歡喜道：「我道這哈菩薩必來救我。」登時禮拜寺前人頭擁擠。原來哈蘭生世代是天方奉教良民，祖上初來時，即建造禮拜寺，延請掌教住著，幾位老把八越七日赴寺，隨同阿轟唸經禮拜。固寺內屋宇宏敞，哈蘭生弟兄議在寺內放賑。那正一莊沙晁二人，聞知哈家放賑，也欣然來助。

這日在禮拜寺注造戶冊，寺門大開，好生熱鬧。只見寺中大殿七間，院子甬道甚是闊大，東西間相話不能聽見，左右側廳每旁三間。鄉民分了左右，東村、南村人向東門註冊，西村、北村人向西門註冊。只見哈蘭生、芸生、沙志仁、晁以信都在殿上督看。那大殿中央設立空座，並無神像牌位；樑上懸一匾額，斗大四字，上書「無形妙化」；柱對上抱著□一字楹聯，乃是：「道辟西方，惟一心天真不昧；教垂東國，歷萬年帝澤常。」滿室彩畫莊嚴，丹青飛舞。後面連進三層，俱是大廈餘房，共計四五□間，蘭生備作堆積糧米之處。是日眾人註冊已畢，因哈、沙、晁四人係本村土著，熟悉本村煙火，所以並無浮報濫報等情弊。哈蘭生收了戶冊，給了憑支竹籤，便教家中兩個司賬，帶了銀兩，往各路趕緊彩買糧食。這裡請了幾位老成董事，掌管放賑，便將家中已存的米麥雜糧，先行放給。議定章程，分本村為四路，四日輪給：一日賑東首，一日賑南首，一日賑西首，一日賑北首，週而復始。一輪給米，一輪給雜糧。大口每日給一升，小口每日給半升。每一輪大口給四升，小口給二升。雜糧亦分別搭勻散給，無非粟麥豆稷之類，總數四日之糧。凡到某鄉應輪領賑之日，各老幼大小男女等人，提筐挈袋而來。因先時給發竹籤時，籤上注明清晨、上午、下午等字樣，此時憑籤按時給發，所以人數雖多，一無喧鬧。賑了一月，現存糧食將次就盡，恰好接著那來買的糧食紛紛都到。足足的賑濟了兩個多月，天氣漸熱，地土亦可栽種，百工技藝皆可各務本業，方才停止賑事。眾百姓賴此全活，不勝感激。

這一事不覺驚動了山中強徒，聚眾百餘人，直至村口，聲音到哈家借糧，不干眾人之事。眾人大怒，一聲招呼，一村壯丁都出，柴木棍棒一齊上，賊人望風逃遁。蘭生道：「此非長久之計。」便與芸生及沙晁二人共議，不惜重資，聘得幾位有名的教頭，教他們槍棒武藝，自己也親身指撥。一面到官，請准用兵刃槍炮旗號等物。眾人踴躍願從，不一日居然大隊勁旅，入山剿賊，所向披靡。

至本年七月中旬，奉本鎮雲總管檄調鄉勇，會同官兵剿滅清真山。哈蘭生奉檄起兵，眾鄉人齊聲願出。那知雲天彪並不調動全軍，本鎮人馬只起二千名。其所以檄調鄉勇者，特以各路兵馬齊到之勢，震懾清真山耳。那馬元本已吃過雲天彪的利害，今日聞知官兵與鄉勇齊到，分外提心，登山探望，卻望見馬陞鎮與歸化三莊的旗號，漫山遍野，煙灶連綿不絕，望去何止四五萬人。嚇得馬元與眾強盜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其實官兵、鄉勇合計不滿四千，那馬元如何識得底裡。又見官兵、鄉勇的槍炮，兩點價向關上輪流打來，馬元駭極，只得向梁山急切求救。天彪見梁山兵馬已被牽到，便對哈蘭生道：「本帥所以不調全軍兵馬者，為養息兒郎們氣力，準備梁山廝殺耳。今梁山兵馬道路奔馳，兼程飛至，我等且勿與戰，守老其師而後破之。今日團練且請回莊。本帥料梁山賊人必來先攻正一，本帥回鎮先調官兵來助團練。但有一言，團練切記：若梁山全隊來攻，團練三莊只宜互相保守，本帥親來策應；若偏師來攻，不妨開門迎戰，不勝則退保村口，勝亦不須窮追。但斬首數級以激其怒，最為勝算。」哈蘭生領命，雲天彪領官兵先退。哈蘭生亦領本部鄉勇退歸歸化莊，便傳總管鈞諭，知會各莊。三莊各點齊鄉勇，安排鹿角拒馬，灰瓶金汁，矢石槍炮，專等梁山賊兵殺來。

這番情形傳至清真山裡，吳用繆眉道：「真是難事了。」只見馬元拜求道：「總求軍師妙策，保護敝寨。」吳用不便說退兵的話，便對宋江道：「雲天彪那廝收兵回鎮，其心叵測。他的意思是分明教我去攻正一，我去攻正一，是分明中他機會。他待我門得疲乏，卻用生力全軍前來掩殺。如今務要進兵，卻不得不先攻正一。」看官，吳用這番話，是分明與宋江遞個眼色。只見李逵不識起倒，上前大叫道：「二位哥哥不必多說，這個小買賣，照顧照顧我的斧頭。」吳用道：「你那裡曉得正一村利害。」李逵亂嚷道：「東不要我，西不要我，把我做什麼鳥人看待！這番既不用那神行鳥法，我死也要去走遭。你們不叫我去，我便不要你們派兵，看我一人去踏平了正一村來。」說罷，翻身往外便走。吳用道：「李兄弟轉來，去便派你去。」對宋江道：「我們也只得去。」宋江道：「為何不去！」吳用便吩咐李逵道：「你去只不許吃酒，諸事格外小心。」遂派馬軍五百名，步兵五百名，教李逵率領前去，先打歸化莊。李逵領兵飛也似去了。吳用道：「終防這黑廝壞事。」便教楊志帶馬軍一千前去接應。

楊志得令，飛速前行。不移時趕到正一村前，只見前面正一口上，已有官兵屯紮，楊志吃了一驚。只見李逵兵馬已近高岡，楊志遠遠大聲叫住，李逵那裡聽見。急得楊志驟馬追趕，口裡不住的「鐵牛轉來」，「李兄轉來」，只見李逵已抄過官兵左首，抹網前去了。那岡上官兵一齊哈哈大笑，只見傅玉、雲龍早已立馬陣前。傅玉大聲高叫道：「兀那賊子，好生膽小，只得這千數個人，值得來殺你做甚，放心進去！」楊志大怒，便率兵向岡上仰攻官軍，官軍矢石雨下。楊志兵只得一千，官兵有四千人，又且官兵俯擊，楊志仰攻，如何對敵得過。楊志急轉馬頭，傅玉一飛錘早已打到，楊志坐馬打壞，滾鞍下山，賊兵抱頭亂竄。雲龍大聲高叫道：「饒爾等賊子狗命，放心緩緩回去！」楊志草上爬起，約束人馬飛奔。只見官兵在岡上揚旗吶喊，並不追來，楊志大怒，喝叫：「孩兒們休退，就地上列成陣勢！」一面差人飛速去告知宋江、吳用。只見李逵已從網後飛奔出來，背後追來一員大將，臉如鍋底，須如虎刺，渾身鐵葉盔甲，手提獨足銅人。追到同下，逢人便打，賊兵死者無數。岡上傳玉、雲龍齊聲叫道：「哈將軍請住，前面無數賊兵來也！」只見楊志陣後，塵頭翻翻滾滾，乃吳用領了宣贊、郝思文、穆春、薛永、戴全、張魁，率領四千人馬殺來。哈蘭生勒馬回兵，退保村莊去了。

吳用等已到陣前，吳用道：「岡上這枝官兵，設立得好利害。」眾頭領道：「何不就搶他的高岡？」吳用搖頭道：「就使搶得來，我等力氣必然用盡，如何去攻得三莊！此刻公明哥哥已領全部人馬，並起清真山兵，去堵御雲天彪了。倘若堵御不得，我等兵力又疲，不知如何結局矣。」只見李逵在旁自言自語道：「悔他娘的氣，那鳥人不知拿了什麼鳥東西！我正要劈殺那狗頭，那知倒吃他打了一下，好生疼痛，我倒偏要再去尋他。」說罷，提著兩斧便走。吳用急叫轉來，那裡叫得住。吳用只得叫道：「你走轉來殺那高岡上的人不好？」李逵便走轉來，吳用對眾人道：「我看只得與公明哥哥商議退兵。」李逵大嚷道：「怎麼你騙我殺高岡上的人？」吳用道：「殺是教你殺的，我卻有個計較。」李逵道：「你自己去計較，我先去殺一陣來。」說罷便提斧登山。楊志道：「鐵牛失陷，皆我等之罪也。且這正一岡並無樹木遮蔽，怎見搶不得，軍師太把細了，我等何不同去搶岡？」原來吳用雖說要退兵，但無故割捨這清真山，未免也有些肉疼，心中正在委決不下，卻吃眾頭領這一嚷，嚷得心頭無主，智亂神昏，便教穆春、薛永、楊志領兵三千人，堵住正一村口，以防三莊接應；這裡派宣贊、郝思文、戴全、張魁領三千人馬，協同李逵攻打正一岡。岡上傳玉、雲龍全然不懼，督兵抵禦。這邊李逵提著兩輪板斧，大吼奔上，只當不得左臂疼痛難禁，使展不便。雲龍見他上來，倒也提心，慌忙張弓搭箭颯的射去，恰好射著李逵右臂。李逵翻身下山，連滾帶爬逃回性命。天色已晚，梁山只得收兵。

次日，吳用命戴全、張魁調齊弩鳥槍手，分三路攻打正一岡。每路中間留出丈餘闊的隙路，一面槍弩攻打，一面由隙路殺上同去。只見官軍早已豎起一帶木城，吳用傳今只顧攻打。自辰至午，槍聲不絕，矢集木城如蝟，梁山雲梯兵已由隙路上山。雲龍在木城內鬪得分明，一個號令，官兵一齊把隙路的木城拔起，礮木滾石齊下，雲梯兵盡行研成齏粉，山下槍聲頓住。傅玉便傳令盡拔木城，將灰瓶金汁，雨霽也似打下來。吳用料知利害，傳令將人馬權且約退。安排午食畢，吳用對眾頭領道：「今日盡一日之長，悉力攻打。如果不勝，不如依我退兵。」眾頭領領諾，重複抖擻精神，率眾向正一同攻打。攻至傍晚，不能取勝，吳用退兵之念已決。忽接到宋江來書，言：「馬陞鎮官兵調動之說，毫無動靜，想雲天彪來勢必緩。軍師可飭兒郎們努力前攻，倘能破得正一村莊，則我軍大勢成矣。」吳用接信，心中疑惑，到了黎明，只得飭眾再攻。那岡上依然堅守不下。

兩軍相持，直至辰牌，忽聽得東南上連珠炮響，殷殷隆隆，天搖地撼，一片聲遠遠的震動，到正一岡下。雲龍大喜道：「我爹爹大兵到也！」傅玉看那山下賊兵，已有慌張欲退之狀，便就岡上傳起一個號令，歸化三莊登時知道了。那哈蘭生、哈芸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四員都團練，登時點齊一萬二千名鄉勇，一聲吶喊，鳥槍、大銃、佛狼機潮湧般的向村口平地打來。楊志、穆春、薛永抵敵不住，紛紛逃出村口。前隊人馬已被槍炮捲去了六百餘名，山下人聲海沸。傅玉、雲龍早已領兵殺下回來，將楊志等截住。楊志、穆春、薛永一班人馬裹在陣雲之中，左衝右突，無路可出。哈蘭生、哈芸生兩馬已到，楊志大叫道：「我們左右總無生路，何不索性拚個死戰！」穆春、薛永死力迎住。楊志提刀一馬當先，重向鄉勇這邊殺去。哈蘭生一銅人早已打到面前，楊志急用刀柄架住，吃銅人一振，楊志手筋也覺有些振動。楊志順勢一刀砍去，蘭生急閃，楊志卻砍個空。芸生提一柄五股鋼叉劈面來刺楊志，楊志急閃不迭。穆春拍馬來助，楊志頭盔早已刺落塵埃。四邊官兵多勇，人聲喊沸。楊志無心戀戰，回馬便走，只見薛永早被沙志仁、冕以信兩馬盤住，雙槍並刺。楊志急前往救，薛永早已中槍落馬。穆春慌得亂了，芸生鋼叉分勇猛，穆春招架不住，蘭生一銅人橫掃過去，打著穆春腰助，一命歸陰。三莊人馬一齊上前痛殺。

楊志身受重傷，命在呼吸，忽見官兵隊裡兩員勇將冒死殺入。楊志定睛看時，乃是戴全、張魁，三番衝入，卻吃傅玉、雲龍奮勇敵住。喊殺之聲，天旋地轉。楊志趁此偷縫兒衝出。張魁撇了雲龍，轉救楊志，逃出官兵陣外。戴全已沒入陣中。傅玉手提爛銀鑲鐵槍，苦戰戴全。雲龍既走失了張魁，便舉大刀翻身轉砍戴全。戴全急閃，肩上早著，又被傅玉對胸一槍，一道靈魂歸地府，幾番睨面會天親。官兵鄉勇會合一處，追殺賊軍。賊軍隊裡宣贊、郝思文見了傅玉，怒氣沖天，不顧性命，回身轉殺。亂軍中吳用旗鼓招呼不及，二人已闖入官軍。傅玉見了，卻與雲龍豁地分兩路，抄擊吳用。吳用身邊只仗著楊志、李逵、張魁三個帶傷頭領，如何抵敵得住。那邊宣郝兩員健將卻被哈蘭生邀著，蘭生銅人橫掃，猛不可當，宣郝二人死命相爭。鄉勇隊裡左邊早殺出哈芸生，右邊早殺出沙志仁、冕以信，一齊衝殺。宣贊、郝思文知不是頭，回馬逃轉，只見吳用兵馬已被官軍迅掃將盡。二人死命衝上，與傅玉、雲龍輾轉苦鬥，會著楊志、李逵、張魁，保住吳用，率領數殘騎，落荒逃命。

那宋江見馬陞鎮全軍齊出，便教眾頭領奮勇抵禦。正在兩相支持，忽聞報吳用兵馬覆沒，眾人大驚，宋江忙押軍馬速退。只見雲天彪全鎮三萬人馬，已遮天蓋地價掩殺過來。梁山兵馬前後不能照顧，紛紛敗下。那清真山頭領周興、來永兒，保著自己兵馬，早已沒命的逃回山去了。呂方、郭盛保著宋江先走，徐寧、史進領眾死命抵住官軍。官軍陣裡李成、胡瓌揮動全軍奮勇廝殺。梁山這邊陳達、龔旺領左右翼往刺斜裡埋伏。官軍勢大，徐史二將敗走。官兵直擁進來，陳龔兩枝埋伏兵全不濟事。這一場大戰，殺得

賊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雲天彪統領大軍追亡逐北，賊兵抱首遁逃。那傅玉、雲龍、哈氏弟兄等中途迎著，兩下合兵，再行痛追一陣。

宋江等遠遠的走了，天彪傳令收兵。哈蘭生道：「何不再追一陣，倘能擒得渠魁，則一方之大害除矣。」雲天彪道：「非也，宋賊雖然敗衄，人馬尚存小半，豈可使逼迫無容，激成死戰乎？但今日後我攻清真，梁山不敢來援，吾事成矣。」慰勞蘭生等四人，會同點查首級四千餘顆，生擒賊眾三千餘名，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，大獲全勝。天彪道：「皆團練等力戰之功也。」說罷，帶領傅玉、雲龍一千人馬，隨同大軍，大吹大擂，掌得勝鼓回鎮。哈蘭生等亦收齊鄉勇，整頓隊伍，凱歸正一村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宋江兵馬；被官兵、鄉勇殺得大敗虧輸，心驚膽裂，幸賴呂方、郭盛保著先走。只見徐寧、史進等都紛紛逃來，一同負命飛奔。中路遇著吳用等，一同逃走。馬不停蹄，無分晝夜，直到漢河渡口，張順、阮小七領水軍接應下船，解纜順流而下，大眾喘息方定。宋江看那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約是三更時分，忽聞秦封山背後，人喊馬嘶之聲追滿山谷中來，港內胡哨聲聲不絕，梁山殘兵一齊大驚道：「蒙陰人來也！」宋江驚得面如土色，急忙架檣飛逃。饒你飛船駛下，前面港內又有胡哨飛出。宋江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不知究係何路兵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